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青樓夢 第三十回 金挹香南闈赴試 褚愛芳東國從良

話說重集鬧紅會，三□六美依舊樂從。因此番人多，喚了□五隻燈舫，金、鈕為主，月素、小素、慧卿、竹卿、麗仙、絳仙坐了三舟，二□九美分坐□二舫。柔櫓輕搖，鳴鑼齊進，真個花園翠繞，河樑上人多遐矚遙觀，盡皆豔羨。一時時抵山塘，龍舟爭勝，在著冶坊浜，誇奢爭華。挹香即命停橈，重新各處分派：一隻船上俱帶絲竹，使美人畢奏清音。一隻船上使幾位美人度曲。斯時也月媚花姣，笙歌沸水，不勝歡樂。一隻船上吟詩作賦，一隻船上按譜評棋。那一邊船上角藝投壺，這一邊船上雙陸鬥采。玻璃窗緊貼和合窗，艙中美人隔舟問答，如比鄰然，人愈眾而興愈多焉。靠東那一隻船上彩衣扮戲，巧演醉妃；著西那一隻船上射覆藏鉤，名爭才女。船頭與船頭相接，或疑縱赤壁之大觀；舵尾與舵尾相連，彷彿橫江中之鐵鎖。愛卿與竹卿、月素諸人，討古論今。以致往來遊人，盡皆駐足爭觀。

過青田那日從白姆橋鹽店弄而來，也至河濱一望，喟然歎曰：「金挹香何多若是之豔福也！」挹香因忙忙碌碌，未見青田。青田因新得洞涇館地，亦匆匆而去。

挹香或往絲竹船上，與美人彈琵琶，撥箏篴，品簫吹笛，鼓月琴；或往度曲船上，與美人拍崑腔，翻京調，唱南詞；或往吟詩船上，與眾美人分韻拈鬪，限題聯句；或往鬥采船上，與美人碰替和，教吃張，戳台角，借牌鬪。來來往往，真個風流推首，瀟灑出群。

鬧至下午，方始開筵，□五船□五席，席席珍饈。席間，挹香謂眾美人道：「今天如此暢快，斯稱極盛之游。雖吳秋蘭尚在園，而赴會者連我已三□七人，會集□五燈船，盡可隔窗呼應，河濱上聲息相通，真為難得。只怕再隔幾年，這些興致就要減了。但我金挹香豔福雖多，不知可能趁你們都在之時，忽得一病而死。你們自然都要憐惜，你也哭香哥，我也哭香弟，把你們這許多情淚哭了成河一般。待度凡子撐了慈航，渡我到極樂國去，斯為豔福中之全福。」

眾人道：「為何出此不吉之語？」挹香道：「何不吉之有？恐不能倒是真的。」說罷，歡呼暢飲。船上復將玳瑁燈、碧紗燈、排鬚燈、花籃燈照起。

鬧至薄暮，水面風生，挹香復命人將自己船上點起二□四孝燈、漁樵耕讀燈。一霎時燈光映水，水色涵燈，俯視河濱，有熠熠星球之勢。挹香狂喜道：「樂哉斯游也！斯時尚早，我們滾藤牌可好？」愛卿道：「滾藤牌，舟船相隔，恐多舛錯。倒是拍七為妙，□五舟都能拍到。」竹卿道：「何謂拍七？」挹香道：「容易。除明七暗七要拍，餘者可以開口說的。」月素道：「從那只船起？」愛卿道：「就自我船先起便了。」乃謂挹香道：「你寫『拍七』二字，先從窗中通個螞蟻信，俾眾人知之方好。」挹香稱善，遂關會各舟。然後愛卿起頭喊一，挹香喊二，月素喊三，竹卿喊四，慧卿喊五，麗仙喊六。小素正要喊，挹香做了手勢，小素拍了一拍。絳仙喊八，第四隻船上琴音聽見，連忙喊九。三□七人拍了三個轉頭，計得一百□一之數。天漸夜涼，挹香方命歸棹。自後內與愛卿伉儷極篤，外與眾美親愛非常，終日綺羅隊裡作為領袖。竹卿在城盤桓二□餘天，始歸青浦。

流光如箭，又屆乞巧良辰。其年正逢大比，愛卿勸挹香亦赴南闈就試。挹香亦欲往南京鄉試。到了中元前二日，約了鄒拜林，僱了船只，端整動身。挹香與愛卿添出許多別緒，愛卿教挹香寒暖當心，場事畢後早日歸來。

又別父母，繼別眾美人，他們都送許多程儀。然後同拜林登舟，向南京進發。一路無辭。第五天，金陵已抵，即尋了考寓。因試期尚遠，二人訪尋勝景，或秦淮放棹，或移履鍾山，桃葉渡頭，莫愁湖畔，逍遙山水，不脫名士風流。吾且慢表。

再說眾美人自從挹香去後，倒覺冷靜非凡，少了一個有情的公子。褚愛芳有個知己，欲替他贖身作室，同賦歸歎。其人姓鄭，休寧縣人氏，為人誠實，初斷鸞弦，欲娶愛芳為室。愛芳因與他契洽非凡，竟慨然許訂，擇八月初旬共賦好述之什。愛芳因挹香不在，倒有些不忍遽去之意。後來迫於歸期，只得留書於月素處志別。其書曰：

相聚多年，一朝遽別，非妾所願也。奈妾淪落風塵，花鈿將謝，若不再籌後策，尤恐剩粉殘脂，空歎韶華之不再也。有休寧鄭氏子者，恂恂儒雅，初斷鸞弦，願委家禽，置妾為繼室。其人性情似乎可托，是以從其所命，同賦歸歎。第與君久敘，蒙君辱愛良深，本欲面訴離情，再親雅範。緣就道匆匆，不得不遵婦隨之禮。留書代而，聊表寸心。諸祈自玉，不盡依依。妹愛芳斂衽再拜。

愛芳留書訖，即同鄭君旋里。

再說挹香與拜林到了試期，俱進場考試。三場畢後，歸心如箭，即整行囊，同歸故里。家庭重聚，歡樂如常。到了明日，即去問候眾美人。及至月素家，月素道：「香哥哥，你可知失其所愛麼？」挹香一些不解，便道：「什麼『失其所愛麼』？」月素即出愛芳之書道：「愛芳姐從良東去，有書留別，豈不是失其所愛麼？」挹香忙接書細看，覺得一種淒涼，青衫淚濕，便道：「我金某赴試南闈，悔之晚矣。如今別無兩月，一美杳然。花晨月夕，你們眾姐妹飲酒談詩，獨不見了愛芳妹妹，你想心中能不惆悵？」說罷，不禁墮淚。

月素道：「你也太覺一己之私了，反怪赴試之誤。就是你不住金陵，也要分別的。」挹香道：「我若不往金陵，尚可與愛妹面談分別。如今人面桃花，不教人添崔護當年之感耶？」月素見挹香一往情深，□分欽慕，只得婉言勸慰了一番。於是挹香歸訴之愛卿，愛卿也勸了幾句，挹香稍稍丟開。

其時秋風蕭瑟，木落天空，眾士子都望大魁天下，名列賢書。獨有挹香與拜林二人，功名心□分淡漠，是以日夕醉鄉花塢，消受清閒。一日，挹香來到素玉、琴音處，說道：「二位姐姐終身之事，約在□月中同來迎娶，預先替二人贖了身，賃屋而居。倘秋闈得捷，父母處更可進言了。他時五美團圓，得償素願。」素玉、琴音也甚感激。越一日，至小素處，約定了與慧卿商榷一番。慧卿本知挹香有心於小素，也便允了。吾且住表。

再說挹香、拜林終日逍遙，或游虎阜，或往靈岩。其時已至重陽，報人紛至，鑼聲一棒，拜林與挹香都皆高中。拜林點了解元，挹香中了□二名經魁，兩宅□分歡喜。愛卿心願得償，暗喜道：「不枉我之慧眼識人也。」鐵山夫婦格外歡喜。挹香便稟父母，欲舉娶姬之事。父母只得允了。

懸匾日，親朋及官紳俱來賀喜，頃刻間門庭大振，鄰里皆欽。忙忙碌碌了幾天，方才得空。

挹香已得功名，愈加瀟灑風流了，便於挹翠園東北兩旁購宅，開通園內，重加修飾，增築無數亭台。宜春軒之旁築一亭，顏曰怡然亭。亭內又造三間旱船式樣，俱是雕樑畫棟，淨几明窗，名之曰還讀廬，疊假山，栽樹木。劍閣之旁又造兩間書室，一名宜勤軒，一名耐寒居。觀魚小憩四旁造了一帶水閣，周圍共有□二間，每間多題匾額：一日醉春風，一日藕花居，一日花月吟窗，一日臨流雅賞，一日琴言室，一日綠天深處，一日繞翠，一日鴛鴦樹，一日留鴛枝上啼，一日鸚鵡軒，一日面水居，一日餐霞閣。這□二個匾都是挹香叫愛卿題的。園中又蓋一廳，對面造了戲台，以備宴客之用。廳名逸志堂，戲台上亦有一額，曰雲■敖競奏。又於醉花亭之西造了三間新室，兩旁又造了四間，以備愛卿與四位美人所居。其中亦有匾額，愛卿所居正中之室名曰梅花館，其餘四室，一日沁香居，一日步嬌館，一日媚紅軒，一日怡芳院。庭前栽許多竹葉芭蕉，名花異卉，兩旁曲折回廊，可通正宅。又於挹峰樓之西開了一門，能通拜林之宅，以便朝夕過談。紛華靡麗，土木大興，直要至□月杪方能告竣。

再說挹香南闈捷後，修造花園，已有一月。擇了□月望日，別了父母，同愛卿到靈巖山祖塋祭掃，又至洞庭二山親戚處候安。親戚中因他得中高魁，都來送禮稱賀，並與愛卿相敘。愛卿則以禮款迎，眾親族□分稱贊其賢。挹香開筵相款，又忙碌了五六天，便同愛卿駕舟至青浦。

且說竹卿自別挹香，到九月中在題名錄上見挹香高擢巍科，心中欣甚。正欲寫信稱賀，恰好挹香到來，竹卿益加喜躍，便留愛

卿小住。搵香往姑丈處請安，人見姑母與素娟表妹，又與小山細傾積愆。小山道：「聞得表兄娶個表嫂甚賢，又聞與眾美人相敘，如此豔福，小弟不勝欣羨。前次本欲造府恭賀燕喜，奈俗冗羈身，□分抱歉。」搵香便謙遜了一番。小山命人治席書齋，細談衷曲。搵香因娶姪心急，住了兩天，即便告辭。小山深知有事，也不過留。搵香到竹卿家，偕了愛卿，別了竹卿，一同歸去。要知四美人之事，且聽下回分解。